



图八 63号遗址 MEG7 竖穴内的石棺



图九 63号遗址 MEG9 (竖穴坑口盖石)

设有石棺，石棺外围4块大小相近的长石板，侧板横立，端板竖置于两侧板之间，故端板之顶明显高出侧板上边，围板内先敷垫土，再铺一石板，上置遗骨（图八），侧板之上覆以并排的小石板，是为棺盖。遗骨及祭品被安置后，填埋竖穴，并非以挖坑产生的土石回填，而是取用另外的混杂碎石之土。有的不止一次在竖穴内安放祭品，还有的竖穴可看到在填埋后于坑口盖石的现象，属此类情形的多是覆盖板状石块（图九），只有一例是散石（图一一）。

坑口之上往往还有一层近水平状的堆积，厚约10~20厘米，无坑口盖石者则被表述为穴内填土溢出坑口外的部分（图一二）。最上层

堆积的表面常见一层漫布的散碎积石（rubble-packing 或 cairn-packing）。依《报告》所述，最后的步骤是围置石圈，竖穴被围在石圈中部。从诸遗迹的平面图看，的确出现过石圈之下有积石的情形，并有积石分布范围超出石圈以外的现象（图一三），而多数剖面图则显示坑口以上的水平状堆积限于石圈之内（图一四），似乎是石圈围成后再于圈内堆土。看来，无论怎样理解，都不妨将坑口以上的堆积单独区分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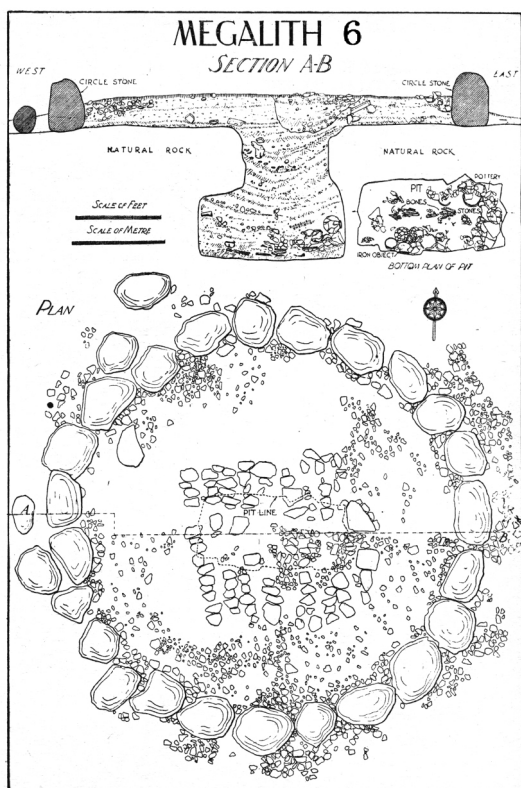
《报告》将这些巨石文化的石圈遗迹视同坟墓。鉴于其中石棺的特殊性，还将有、无石棺的石圈分别称之为“石棺的石圈”（cist-circle）和“土坑的石圈”（pit-circle）。

在遗物方面，出自石圈遗迹的主要是陶容器，除个别的纯黑陶外，余皆红陶和黑红陶（black-and-red ware），后者约占1/4。这些陶器基本是素面，只有个别黑红陶的外表见有简单潦草而不明其意的涂饰。在德干高原（Deccan plateau）一带的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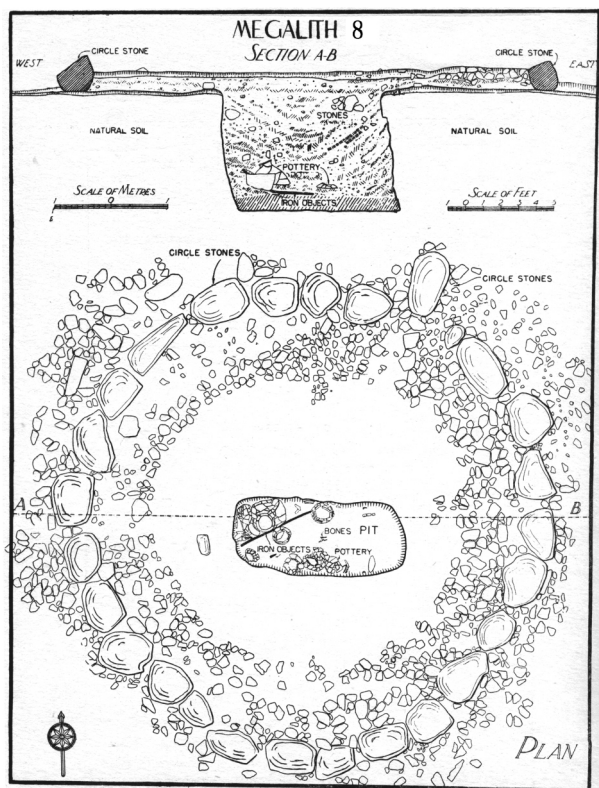
石文化中，黑红陶具有鲜明的特色，此类陶器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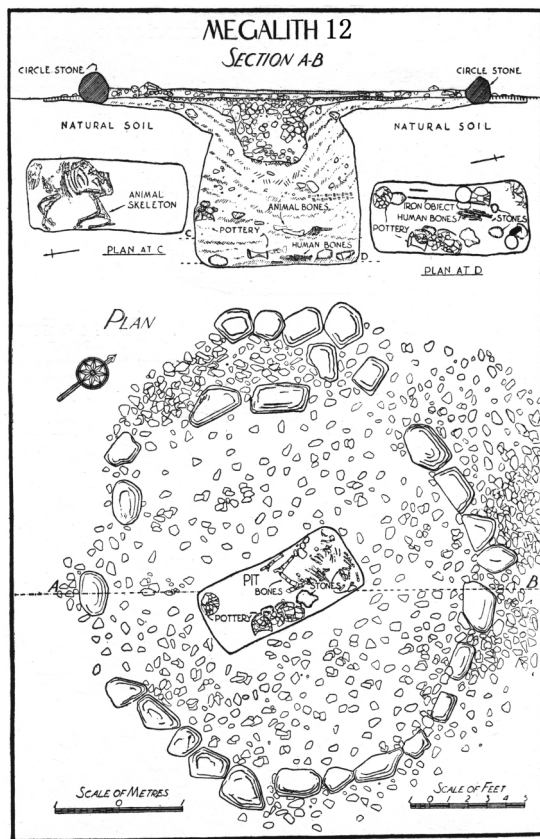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〇 海得拉巴（安得拉邦首府 Hyderabad）附近出土的巨石文化的黑红陶带盖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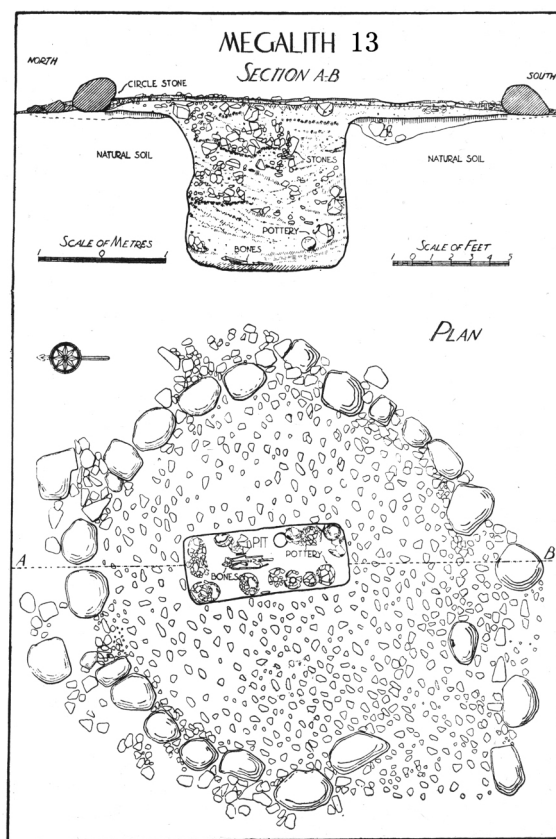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 63号遗址 MEG6 的平、剖面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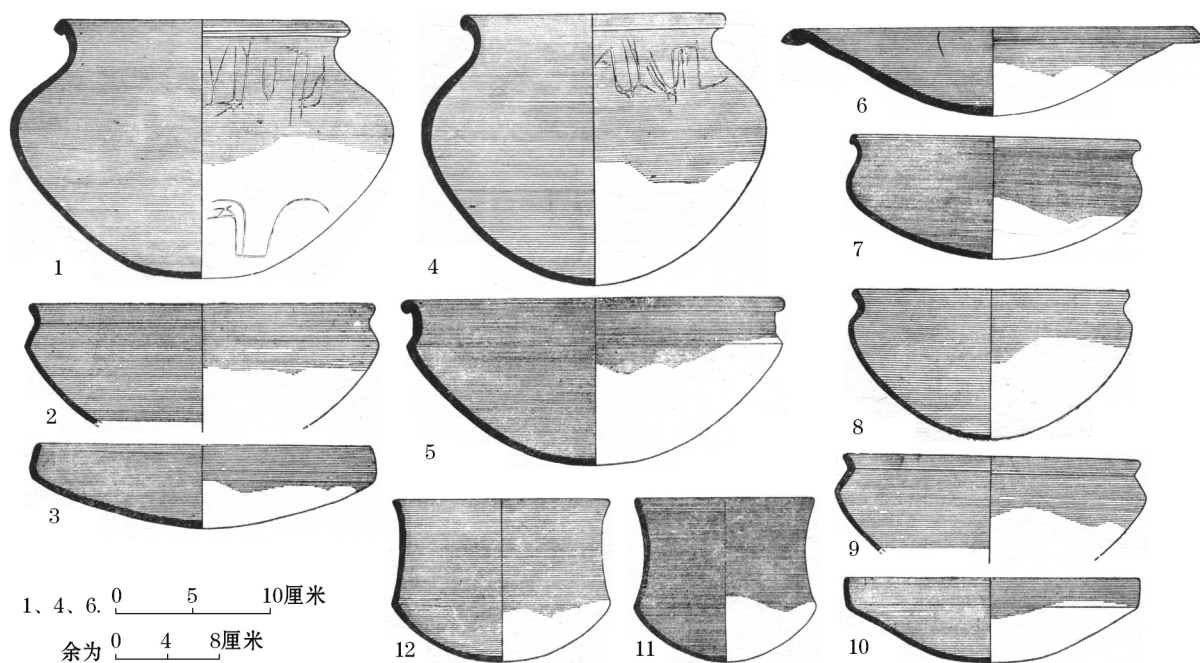
图二 63号遗址 MEG8 的平、剖面图



图三 63号遗址 MEG12 的平、剖面图



图四 63号遗址 MEG13 的平、剖面图



图一五 63号遗址 Megaliths 出土的黑红陶陶器

1、4. 鼓腹罐 2、5、8、9. 深钵 3、10. 盘 6. 盖钵（兼用于盖的钵） 7. 浅钵 11、12. 束颈深钵
（1—3 出自 MEG8，4、5 出自 MEG9，6、7 出自 MEG12，8—11 出自 MEG13，12 出自 MEG7）

外表呈现为黑、红两色，靠下部的是红色，上部为黑色，内壁则完全是黑色（图一〇）。

这种陶器的胎质细腻，多不含砂粒等掺合料，轮制成型或再以慢轮修整，在倒焰窑中以低温还原焰烧制，大多是器壁匀薄，表里光滑，甚至还具有盐釉（salt-glazed）。黑红陶的陶器不耐水，长时间浸泡易分解，清洗时不注意会失去光滑的表面。此种陶艺一直延续到当地的历史时期，但发展到后来，器形等方面多会发生一定的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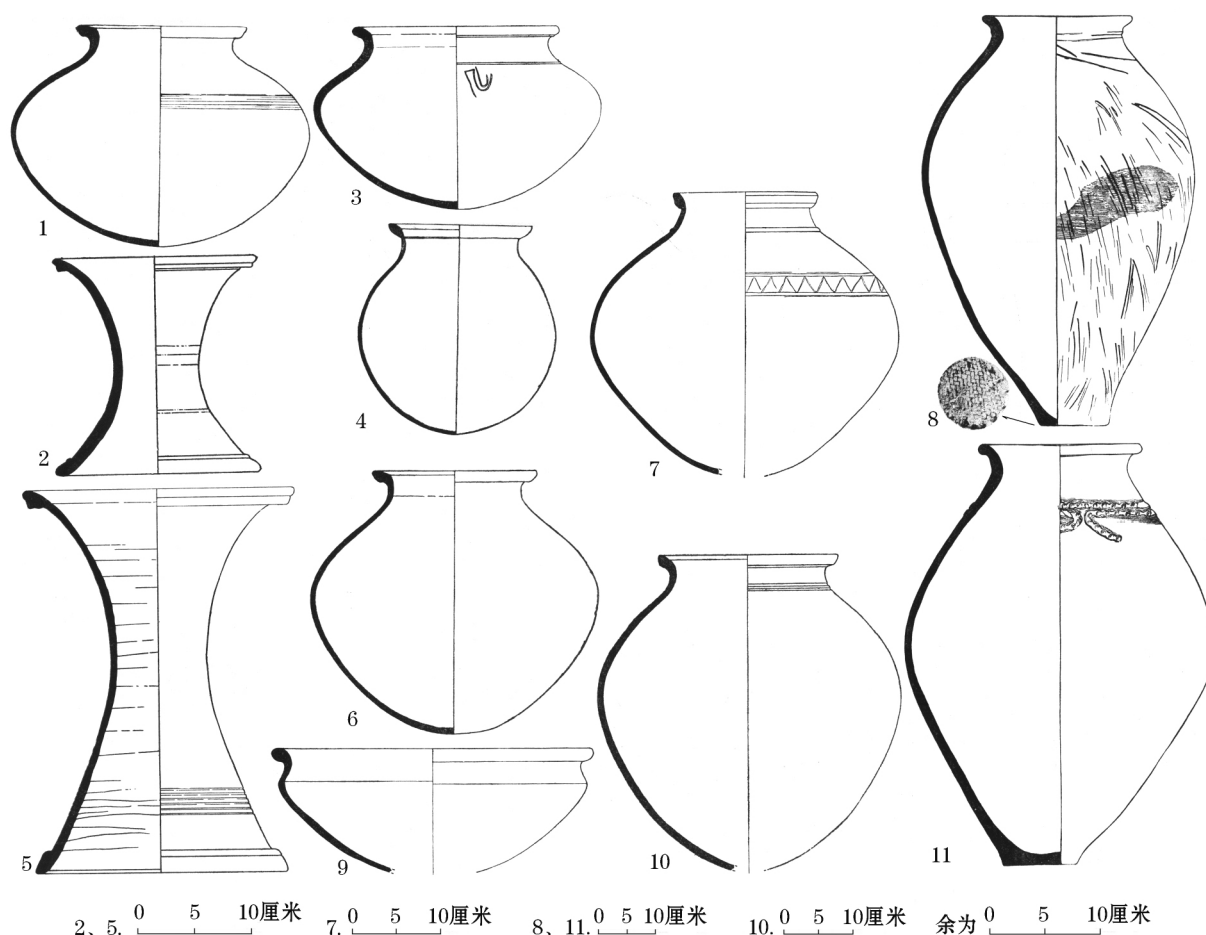
《报告》基本未出示陶器照片，线图亦缺乏具体介绍，黑红陶特有的器类主要是盘、钵，与红陶系列共有的为中小型的罐（壶）类（图一五）。相比而言，较大型的陶器主要见于红陶，如中大型的罐（壶）、大罐（big jar）、盆、大型钵、器座、瓮（图一六）。无论黑红陶，还是红陶，数量最多的都是以鼓腹圆底罐形态出现的罐（壶）类陶器（以下称陶罐^④）。

容器之外的陶制品尚有类似纺轮的圆陶片。亦有一定数量的铁器，但锈蚀严重，可辨认的多为矛、短剑、楔形器。石、蚌、骨器比较少见（图一七）。个别者还有金、银制品（图一八）。

印度境内所谓的巨石文化，最集中的分布区在温迪雅山（Vindhya range）以南德干高原为主体的半岛地带。《报告》认为，黑红陶是从印度北方传播到南方的，印度中部铜石并用时代的公元前8世纪是黑红陶最为盛行的时期，作为南方巨石文化标型器的黑红陶钵的年代应在公元前750年左右，进而根据63号遗址出土的青铜臂环和石棺墓的存在，推断这批遗存的时间为公元前750—公元前650年前。这一推测在印度考古界已得到认同。至于德干高原巨石文化的起讫年代，一般认为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，下限尽管仍难确指，但即便是做最晚的估计，也不会超过公元前100年^⑤。

实际上，印度南部所谓的巨石文化也呈现出多种区域性特征，像纳格尔久那孔达这样以“石棺的石圈”和“土坑的石圈”为代表的典型遗迹，则反映了德干高原中东部的地方特色。所以，这里的巨石文化很可能具有原生性。另需指出的是，半岛部所发现的巨石文化遗迹有的是墓葬，但更多的似属祭祀或纪念物的性质，而且，几乎未见能够确认的居住性遗迹。

《报告》介绍，在纳格尔久那孔达峡谷发现的巨石文化遗存主要出自44号和63号遗址。



图一六 63号遗址 Megaliths 出土的红陶陶器

1、3. 鼓腹罐 2、5. 器座 4. 深腹罐 6. 深鼓腹罐 7、10. 大罐 8、11. 盆 9. 盆 (1、2 出自 MEG5, 3 出自 MEG14, 4 出自 MEG9, 5—8 出自 MEG10, 9、10 出自 MEG7, 11 出自 MEG8)

63号遗址西南方面的76号遗址也有一处石圈, 编号MEG3, 距克里希纳河岸325米。石圈内径4.27米, 不规则椭圆形竖穴深0.91米, 坑底有少许约属牛科动物的遗骨。鉴于MEG3与峡谷内其他巨石文化石圈相比体量偏小, 而石圈周围的地表除兽骨外, 还散布着中世纪时期的陶片, 故《报告》对其时代的认定不够明确。但《报告》的Fig. 89之4c、Fig. 91之12a和12c这3件典型的巨石文化陶器被记述为出自MEG3, 所以, 这个“土坑的石圈”应代表了位于峡口的一处巨石文化遗址。

44号遗址居于峡谷中偏东北的一座小丘的南坡, 海拔约410米, 后世在丘顶和南坡建有窄堵波等遗迹, 对其多有侵扰, 致使该遗址的石圈毁坏殆尽。唯一经过发掘的MEG1是坑口覆盖石板的“石棺的石圈”, 所埋人骨为二次葬, 有若干头骨, 伴出陶器、铁器, 以及1件

石杵和1件圆陶片(或陶纺轮)。

63号遗址在上述两遗址之间, 保存情况较好, 共发现18个石圈或与石圈类似的遗迹(图一九), 有16个集中成群, 但此群内最东端的MEG17未能发掘, MEG18和MEG20则过于残缺, 距此群较远的MEG16和MEG19保存欠佳, 它们也都未被发掘, 《报告》亦无介绍。从63号遗址的遗迹分布图看, MEG17外观尚较完整, 很有可能是和此群中其他MEG同样的遗迹。其余13个同处一群的MEG均经发掘, 所埋遗骨残碎不堪, 但皆可确认属于巨石文化, 它们所处的位置在海拔394~398米之间, 地势由东南向西北略见下倾, 东北约1.5千米(《报告》介绍为2.5千米, 当是误排)为44号遗址的MEG1。63号遗址的发掘范围内, 有些遗迹涉及的地层为伊克什瓦库时所扰, 而未见早于巨石文化时期的遗存。